

HUOJIANGJUZUOXUAN

陆军获奖剧作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序

余秋雨

面对着极其辽阔的中国戏剧界，直属国家文化部的高等戏剧学院只有三所，而且规模都不大，每年招生数又非常有限，因此，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大多会不无骄傲地到国家戏院、电影制片厂寻求自己的职位，那里确实也有不少可以快速成名的途径等待着他们。

但是，毫无疑问，这绝不是成功者的唯一选择，更不是中国戏剧发展的唯一选择。戏剧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都难免要做一些门面上的事情，也需要有一批万人瞩目的风光人物，但既然这是一项关及广大普通民众自然审美欲求的事业，要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还必须从基础做起。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剧种、每一个剧团，乃至每一个业余文化活动点，都应该有许多真正与观众打成一片的戏剧骨干活动着。这种活动，比之于那些得了不少奖却始终召集不起观众的演出，有意义得多。其实，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剧作家、大演员，也都是从小地方起步，从勾栏中起身，从对一批世俗观众的贴近和征服中逐渐成功的。在本质上是一种世俗艺术的戏剧，如果长期被一种虚饰的场面撑持着，被与普通观众没有多大关系的会演和评奖陶醉着，总让人心里不踏实。

因此，在戏剧学院毕业生中，总有相当大的一批人去从事基层文艺工作，其中不乏成果卓著者，陆军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一九八〇年陆军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时，是班级里成绩优秀的高材生，他可以寻求的工作去向是很多的，甚至也有可能留在学院做教师，但他的家乡来人，殷切地希望他回去，于是他定神一想，成了松江县文化馆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一下去至今已十年有余，除了长年不懈地从事着县群众文艺创作辅导工作外，竟累计发表各类作品近百万字，其中大戏小戏几十部，获省市级文艺奖二十次，其中九次获得最高奖。他的有些作品，在全国各地专业或业余剧团演出达百场以上。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他无愧地被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劳动模范”的称号。在偌大的上海文化队伍中，获得这一称号的仅他一人，但他依然在松江县，依然在文化馆。

千万不要以为，陆军回松江是为了获得一个熟悉而安静的写作处所。实际上，松江对于他，构成了一种难舍难分的“双向开发”：松江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格调，他给了松江以好戏和荣耀。他真正成了一个有着坚实落脚点的剧作家，这比有些剧作家过一阵找个地方“深入一下生活”幸运多了。

在戏剧创作的队伍中，有的人取势高远，鸟瞰广阔的时空，写出一、二部超拔的精品，这当然是大家风范，深可敬佩。对于这样的剧作家，即便不严格确定具体的生活落脚点也问题不大，因为他们常常把整个民族、整部历史作为运思的根基。只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剧作家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罕有的，对多数剧作家来说，他们的基本使命应该贴近世俗，与广大普通观众构成一种声息与共的亲密往还关系，这就有必要寻找落脚点了。陆军显然属于这类剧作家中的一

位，他在确定落脚点后所产生的从容安适心态，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见。许多剧作家常常会产生“六神无主”的慌乱状态，在陆军那里并不存在。因此，他的落脚点不是地理性的，而是心态性、成果性的。

陆军写的戏，农民都爱看。上海郊区松江县的当代农民已与普通的市民颇多沟通之处，因此，上海市民也愿意看。文化戏剧界的人士面对这些戏，不仅可以感受到无法编造的清新气息，而且还可反思戏剧文化最自然的呈现方式。例如就我看过的越剧《瓜园曲》、沪剧《竹园曲》而论，截取了一个带有某种奇丽色彩的家庭和村落，展开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灵巧故事，几个鲜活的人物，一组有趣的纠葛，上演起来既省俭又方便，唱念做打符合江南戏曲的擅长风姿，而又活脱脱的是当今的生活，现实的悲欢。我并不认为这就是精品了，但比之于许多戏曲院团在上演的那些繁琐、沉重、呆板、艰涩的戏来，比之于许多创作人员永无止境地搞着一出出不新不旧的“有益试验”来，我相信陆军的戏倒是走在世俗戏剧的正路上。是的，有时显得有点浅，或缺一点解剖社会和人性震动力，但陆军明白自己所处的方位，他愿意在雅俗渡桥间站得更靠近农民兄弟一边，因而这又何妨呢。

我清楚地知道，获得了诸多荣誉的陆军至今还称不上有全国声誉的戏曲作家，他的作品总的说来也没有成为当代中国戏曲创作的代表作，但我十分赞赏他的生活状态和创作状态。作为他的老师，作为他毕业的学院的院长，我为有他这样的学生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九九一年二月于上海戏剧学院

目 录

序.....	余秋雨
瓜园曲	1
竹园曲	69
桃园曲	121
小城维纳斯	191
一夜生死恋	249
阳台上的少女	323
三朵花闹婚	361
追求	409
后记	469

你要了解当今的乡村，
你就去考察那里的姑娘选择
什么样的小伙子作自己未来的
丈夫。

——引自作者手记

●瓜 园 曲

人 物 表

田老大	人称瓜王
杏 花	其长女
梨 花	其次女
罗晓明	农民科学家
孙双喜	农民
赵大牛	农民
蹄膀婶	农民

第 一 章

1

〔初夏的一天上午。

〔“甜得来”瓜园。

〔伴唱：

世人熟吟农家乐，
小桥流水数枝竹；
欲识今朝乡间事，
且听新翻《瓜园曲》。

〔幕在悠扬的音乐旋律中渐渐启。杏花、梨花身背喷雾器在劳作，升腾的紫雾弥漫在她们周围，宛如一幅别致的水墨画。

〔须臾，喜鹊声大作。

梨 花 啖！姐姐，你听！

（唱）枝头喜鹊叫喳喳，
似问姐姐想的啥？
老古话，姑娘人大心也大，
许是姐姐思婆家？！

杏 花 啊？！

（唱）明明自己相思重，
张冠李戴不像话。
喜鹊呀，要知姑娘心中事，

梨 花 杏 花
杏 花 梨 花
（唱）莫问 杏花问 梨花。

〔两人嬉笑，闹成一团。

〔幕后传来田老大笑声。〕

梨花 (惊喜) 啊呀! 爹爹回来啦!

〔田老大兴匆匆上。〕

田老大 哈哈! 杏花, 梨花!

梨花 爹爹, 看你眉开眼笑, 莫非有什么喜事?

杏花

田老大 有! 有!

(唱) 爹爹今朝好气派,
果品公司把我当财神爷;
小轿车送到杏花楼,
茅台、鲈鱼、大闸蟹。
酒足菜饱谈生意,
合同一张当场写;
“甜得来”西瓜它包销,
多多益善卖俏价。

杏花 (唱) 班师回朝应接风,

梨花 (唱) 一杯清茶敬爹爹。(敬茶)

田老大 靠福! 靠福!

(唱) 办好手续赶回家,
蹄膀婶与我说笑话;
问我何日把女婿招,
问我何日做外公爷。

杏花

梨花 (羞) 啊呀!

田老大 哎!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是正大光明的事, 怕啥难为情? 爹爹已托蹄膀婶做红娘, 连大框框也讲明白了!

梨花 啥框框?

田老大 喏——田家要找上门女婿!

梨花 上门女婿, 上门女婿, 你早就讲过了!

田老大 哎! 还有哪!

(唱)你们姐妹俩，
分工要明确，
一个女婿要力气大，
一个女婿要懂政策。

杏 花 (唱)问爹爹，
政策女婿算哪桩？

梨 花 (唱)又为啥？

田老大 (唱)掌握政策懂政策，
发家致富不会有偏差。

梨 花 (唱)问爹爹，
力气女婿什么样？

杏 花 (唱)标准啥？

田老大 (唱)力大如牛身强壮，
少林拳最好也会几下。

杏 花 (唱)女婿要会少林拳，
莫非爹爹说笑话？

田老大 哎！爹爹说的是正经话，我女婿要会少林拳，谁敢来偷西瓜？！

〔杏花、梨花窃笑。〕

田老大 (唱)我两个女儿两枝花，
找两个女婿立两只脚。

一个有力气，

一个懂政策，

老田手中有科学，

三管齐下好发家。

(板)到那时，人丁兴旺，

经济发达，

日进斗金，

老少融洽，

我浓茶呷呷，

老酒搭搭，
戏馆轧轧，
象棋杀杀，

(接唱)这真是红皮甘蔗老来甜，
神仙日脚快活煞、快活煞！

哈哈！

梨花 爹爹，你如意算盘滴答响，可晓得姐姐和我怎么想？

田老大 哎！如今发家致富，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力气。
科学我有，政策、力气不够，所以，这个大原则可不能变。

梨花
杏花 这个……

田老大 听爹爹的不会错！哎，这两天爹爹不在家，西瓜秧有人来偷吗？

梨花 偷？爹爹，你有红头文件在这里，谁敢？

田老大 红头文件，啥红头文件？

梨花 爹爹，你忘记了？喏——（将插在瓜园里的一木牌抽出来）“甜得来瓜园重要启事：偷瓜秧一棵，罚人民币五十元，凡十六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男性公民罚工三天。”

杏花 这么厉害的条件，人家吓也吓昏了！

田老大 嘿嘿嘿，以毒攻毒嘛！

梨花 哎！爹爹，西瓜秧没人偷，可那个叫罗集智的今天又来信了！看——（示信）

田老大 不看不看！这个人蚂蝗缠牢螺蛳脚，肯定又是老一套，想跟我家瓜种搞杂交优势。哈哈！

杏花 爹爹，你笑啥？

田老大 笑他口吃灯草，讲出闲话轻飘，要想学我技术，老田不会上当！

梨花 啊呀爹爹！技术保守不好，瓜种应该改造嘛！

杏花 是呀是呀，人家是存心求教的！

田老大 去！告诉你们，昨天县农科所老王说，那个叫罗集智的这两天要来找我，我对老王讲，不管啥人来，一概不接待！

梨花 （小声咕哝）老顽固！

田老大 啥？

梨花 噢，没啥没啥！

田老大 好啦！时候不早了，烧饭去吧！

杏花 哎！（下）

梨花 噢，爹爹，我要你跟农科所老王借的那本书——

田老大 借到了，借到了，拿去！（递书）

梨花 啊呀，太好了！（翻书）《西瓜栽培》，罗集智编……罗集智？哎，爹爹，那个写信来的人不也叫罗集智吗？

田老大 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不去管他！（返身欲行）

梨花 哎，爹爹，你不要走呀！

田老大 做啥？

梨花 这本书上写的都是种瓜的技术，我念给你听听！

田老大 嗨嗨！这些书只能糊弄糊弄小孩子，谁肯把真经讲出来，我不要听！（入瓜园）

梨花 这……嗨！哎？！这个罗集智是不是那个罗集智？（边思索边下）

〔赵大牛上。〕

赵大牛 听说田大伯要招力气女婿，还要会打少林拳，我大牛身强力壮……嗨嗨！

〔见田老大从瓜棚出，忙摆弄少林拳架势。〕

田老大 （一愣）嗨！大牛，你这是——

赵大牛 （不理，依然打拳）……

田老大 哈！真家伙嘛！

赵大牛 大伯，见笑，见笑！

田老大 啥路数？

赵大牛 正宗少林拳！

田老大 噢！不简单！

赵大牛 大伯，梨、梨花呢？
田老大 你找梨花？
赵大牛 （傻笑）嘿嘿嘿！嘿嘿嘿！
田老大 噢，你与梨花是——
赵大牛 同志关系，同志关系！
田老大 同志关系？（旁白）嘿，同志关系，我老头子是拎得清的。噢，大牛，同志关系好，同志关系好！
赵大牛 大伯，以后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讲！
田老大 当然，当然！（旁白）力气女婿，可以考虑。（发现什么）大牛，瓜田里好像有人！啊？！是贼！
赵大牛 喔唷，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田老大 大牛，看你苗头了！
赵大牛 有数！（冲下）
田老大 （大叫一声）抓贼！（奔下）
〔杏花、梨花上。
〔片刻，赵大牛扭住罗晓明上，田老大随上。
赵大牛 （威风凛凛）站好！
罗晓明 是！
赵大牛 （向梨花讨好地）是我抓住的，他想逃——
梨花 他根本没有逃。
赵大牛 这——
田老大 你叫什么名字？
罗晓明 大伯！
（唱）乳名、学名有几个，
乡亲们叫我罗晓明。
田老大 哪个村的？
罗晓明 （唱）此去向南三十里，
小溪尽头是罗村。
田老大 这么远，也来偷瓜秧？
罗晓明 （唱）谁人不知瓜大王？

百里之内扬威名。

田老大 刚刚我喊捉贼，为啥你照偷不误？

罗晓明 （唱）怪我晓明太粗心，

只见瓜秧不见人。

〔杏花、梨花忍俊不禁。

田老大 别笑！

〔杏花、梨花吐舌头。

赵大牛 老实点！

罗晓明 是！

田老大 （将杏花、梨花拉至一旁）去看看，有车扣车，有船押船，免得他逃了！

〔杏花、梨花下。

田老大 晓得这里的规矩吗？

罗晓明 请教？

田老大 自己看——（指木牌）

罗晓明 （看木牌）“甜得来瓜园重要启事……”

田老大 罚钱还是罚工？

罗晓明 这——

田老大 你一共偷了我十八棵瓜秧，愿罚款，交人民币九十元；愿罚工，在这里劳动五十四天。

罗晓明 这个——噢，大伯，我没有带钱，还是罚工吧！

田老大 好，爽快！

罗晓明 不过，大伯，我有个要求！

田老大 啥要求？

罗晓明 罚工五十四天，穿的、吃的、盖的，总得准备一点吧，所以我想——

田老大 你想溜？

罗晓明 不敢！

〔梨花掬一袋米随杏花上。

田老大 扣下了吗？

杏 花 爹爹，只有一袋米！
梨 花
田老大 一袋米？
罗晓明 噢，这袋米是我的！
田老大 咦？你偷瓜秧带米做啥？
罗晓明 （傻笑）嘿嘿嘿，我想，万一捉牢要吃官司，就……
田老大 （被逗乐）哈哈！好！小伙子，我喜欢痛快，看你诚实，我放宽政策，不用你留五十四天，吃完了这袋米就回去。
罗晓明 谢谢大伯！
田老大 我这里宽待俘虏。杏花、梨花，送罗同志吃饭去！
杏 花 哎！罗同志，走！
梨 花
罗晓明 走！（哼着歌、掬米袋随杏花下）
赵大牛 哎，梨花！梨花！
梨 花 （回首）做啥？
赵大牛 我想，我想……找你说句话！
梨 花 烦来，人家罗同志饭也没有吃呢！
赵大牛 这……（求援）大伯——
〔田老大一挥手，赵大牛下。〕
田老大 嘿嘿嘿！梨花啊，你和大牛是不是有——
梨 花 有啥？
田老大 有点意思！
梨 花 啥意思？
田老大 啥意思还要我讲？当然是……相好的意思！
梨 花 相好的意思？
田老大 我看大牛对你有意思，只要你对大牛也有意思，爹爹的意思是，你们可以意思意思。
梨 花 哈哈！爹爹，我的意思是——
田老大 哪能——
梨 花 一点也没有意思！大牛啊，只能做我的哥哥！爹爹，古

得拜！（笑着奔下）

田老大 啊？！哥哥？古、古、古得拜？这个算啥意思？

〔伴唱：梨花本来无意思，
大牛偏要寻意思，
老田不懂啥意思，
啊呀呀，真是有意思。

2

〔田家院外。

〔蹄膀婶兴匆匆上。

蹄膀婶 哈哈！

（唱）生就一副热心肠，
十八岁开始做红娘；
搭鹊桥，配鸳鸯，
串村走户心欢畅；
一朝新人入洞房，
东家请我吃蹄膀。

（夹白）俺乡下规矩呀，做一次媒人要吃十八只蹄膀，我总共做了七七四十九次媒人，吃过的蹄膀好用小轮船装了，所以呀——

（唱）人也吃得像蹄膀，
啊呀蹄膀婶三字名气响。

（喊）田老大！田老大！

〔田老大上。

田老大 喔唷，是蹄膀婶呀！

蹄膀婶 来来来，好事体，好事体！

田老大 噢？

蹄膀婶 你托我找的政策女婿找到了！

田老大 啊？！介绍介绍看！

蹄膀婶 你听好！

(唱)小伙子今年廿五春，
一表人材好人品，
他是孙乡长的儿子孙双喜——

田老大 那这个政策……

蹄膀婶 (接唱)啊呀，你真是聪明面孔肚肠笨。

田老大 怎么？

蹄膀婶 乡长嘛——

(唱)中央政策吃得准，
市里政策拎得清，
县里政策消息灵，
乡里政策自己订。
攀了这门亲，
这个女婿不懂政策也是政策人，
你看灵不灵？

田老大 喔！灵！灵！灵！那啥时候相亲？

蹄膀婶 明天上午八点钟，北京时间，嘟嘟……嘟！

田老大 哈哈！好！啊呀不好！

蹄膀婶 怎么了？

田老大 这两天，杏花梨花两个小姑娘整天跟我吵，说一不要政策女婿，二不要力气女婿，要找就找个文化女婿。

蹄膀婶 依我看呀，问题就出在你家那个“贼”身上。这个小伙子油嘴滑舌，文化水平蛮高，把你两个女儿的心也要偷去了！

田老大 不会的，不会的！

蹄膀婶 不会最好！那相亲的事还定不定？

田老大 定！

蹄膀婶 明天上午八时。

田老大 北京时间，嘟嘟……嘟！

蹄膀婶 哈哈！

田老大 好，我去告诉杏花梨花！蹄膀婶，谢谢你噢！（边说边下）